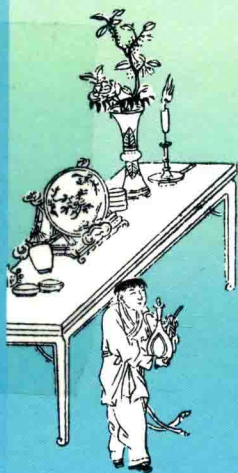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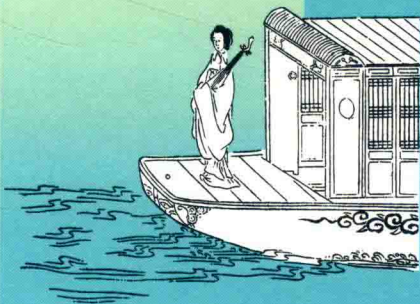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平原 著

ZHONGGUO SANWEN XIAOSHI

中国散文小史

谈论散文发展时
关注小说的刺激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陈平原
著

ZHONGGUO SANWEN XIAOSHI

中国散文小史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散文小史 / 陈平原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9. 5
ISBN 978-7-301-29771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—文学史—中国 IV. ①I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6256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中国散文小史 ZHONGGUO SANWEN XIAOSHI |
| 著作责任者 | 陈平原 著 |
| 责任编辑 | 徐丹丽 延城城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9771-1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电子信箱 | pkuwsz@126.com |
| 电 话 | 邮购部 010-62752015 发行部 010-62750672 编辑部 010-62752022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定 价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A5 10 印张 232 千字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58.00 元 (精装) |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序

本书乃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《中华文化通志·散文小说志》、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及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的上编“中国散文”。当初受制于整套丛书的体例，散文与小说合刊，虽有“绪论”加以阐释与修补，还是有些别扭。作为个人著述没问题，但读者不一定认可。此书的繁体字版（二鱼文化，2005）在台湾是作为大学教材推广的。可中文系的课程，不是总揽全局的文学史，就是分体的散文史或小说史。若散文、小说合刊，教学时总有一半用不上。考虑到读者趣味及教学需要，这回分道扬镳，以“散文小史”及“小说小史”的名义刊行。只是为了体例完整，二书共用原作的“绪论”。

在上海版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的后记中，我提及“写大书难，写高度浓缩的小书也不容易”。所谓“提要钩玄”，需要阅读量，更需要眼光与见识。当然，这都是事后诸葛亮。之所以写成这个样子，很大程度还是取决于丛书体例——用三四十万字的篇幅，描述这两大文类的古今演变，篇幅决定笔墨，你只能这么写。也就是说，本书之所以“粗枝大叶”，一半是自家学识限制，一半是丛书体例使然。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今天，书中的任何一小节，都足以展开成为一本大书。如此要言不烦，体现的只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以及大思路；若放开来讲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

书出版后，我曾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开设散文史及小说史的专题课，效果都不错。散文部分有《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——明清散文研究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0，2017），大致显示课堂风貌。小说史的课堂上，某日本教授旁听，非常赞赏，立志将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译成日文。可在谋求正式出版时，评审专家认为“精炼有余而深度不足”。这很容易理解，课堂讲授与书斋阅读，原本就不一样，后者追求博学与深思，前者则讲究简洁与准确。

毕竟是二十年前的著作了，不敢吹嘘有多大的学术业绩，唯一聊以自慰的是，如何在文白雅俗之间寻找合适的述学文体，这一探索至今仍有意义。另外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文学史越讲越细，人物及作品越说越多，问题也越辩越复杂，反而是简洁明快且有自家面目的小书难得一见。想当初我读书不多，胆子够大，不少立说过于粗疏，但那种混合着少年意气的论述姿态——横刀立马，当机立断——还是很让人怀念的。如此幼稚、武断而又生气淋漓的小书，二十年后的我，再也写不出来了。

关于中国散文，我很喜欢，也略有感悟，但谈不上专家。除了这本小史，再就是前面提及的《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——明清散文研究》，以及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的《中国散文选》。眼前这册逸笔草草的小书，大概难入方家之眼，但对于一般读者及大学生了解中国散文之概貌，还是有好处的。基于此判断，我请北大出版社为其增添插图，旧貌换新颜，呈献给新一代读者。

2017年1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又及：此书插图得到栾伟平博士、张治博士的大力帮助，特此致谢。

目 录

序 / 001

绪 论 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 / 001

一 关于“散文” / 004

二 关于“小说” / 008

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/ 012

四 本书的叙述策略 / 021

第一章 史传之文与诸子之文 / 023

一 从言辞到文章 / 025

二 从直书到叙事 / 036

三 百家争鸣 / 047

四 诸子遗风 / 057

第二章 辞赋、玄言与骈俪 / 067

一 两汉辞赋 / 071

二 魏晋玄言 / 082

三 六朝骈俪 / 093

四 山水与纪游 / 103

第三章 古文运动与唐宋文章 / 114

- 一 唐代古文运动 / 118
- 二 宋代古文运动 / 133
- 三 赠序、墓志与游记 / 149

第四章 八股时代与晚明小品 / 171

- 一 八股文体 / 172
- 二 文必秦汉 / 180
- 三 独抒性灵 / 188
- 四 晚明小品 / 194
- 五 从山人到遗民 / 203

第五章 桐城义法与学者之文 / 213

- 一 选本的魅力 / 215
- 二 古文与时文 / 223
- 三 桐城文章 / 232
- 四 学者之文 / 239

第六章 从白话到美文 / 250

- 一 报章与白话 / 252
- 二 译文与美文 / 260
- 三 杂感与小品 / 267
- 四 孤独与生机 / 277

主要参考书目 / 283

书名及人名索引条目 / 289

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新版序 / 307

生命中必须承受的“重”

——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新版后记 / 309

绪论 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

关于“散文”

关于“小说”

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

本书的叙述策略

作为文类的“散文”与“小说”^①，本身并不具备时间性与空间性。换句话说，古今中外的散文与小说，具有某些基本特征，足以将其与诗歌、戏剧等文类区别开来。这种最基本的假设，支撑起千百年来的文类研究。但在具体操作中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。追求建立理论性文类（theoretical genres）者，更愿意强调不受时空影响的“散文特性”或“小说特性”；相反，如果着眼于历史性文类（historical genres），则不能不突出渲染古今散文或中外小说之歧异。二者各有其合理性，本书限于体例，自是侧重于后者。

^① 关于文学分类的术语，历来相当混乱。这里把第一级分类称为“文类”或“体裁”（如小说、诗歌、戏剧），而把第二级分类定为“文体”（如墓志、题跋、游记）或“类型”（如历史演义、英雄传奇、武侠小说）。

汉人班固眼中“君子弗为”的小说，与晚清梁启超定为“文学之最上乘”的小说，相去何止千里！可又不能不承认，这两种“小说”观念，存在着某种值得关注的历史联系。人世间，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、校诸古今而皆通的“散文”或“小说”概念；可这并不等于完全否定了文类研究的价值。金人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卷三七《文辨》中有一句妙语，可借用来解答此难题：

或问文章有体乎？曰：无。又问无体乎？曰：有。然则果何如？曰：定体则无，大体须有。

有“大体”而无“定体”，此说既针对不同文体间有时相当模糊的边界，也指向同一文体不同时代可能相当激烈的变异。文学史家的工作，一是识大体，二是辨小异。这里的“大”“小”之分，只是相对而言，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。“大体”保证了文类的生存，“小异”则意味着文类的发展——正是此等打破“定体”的不断努力，使得文类永远保持新鲜与活力。

“散文”与“小说”，无论古今中外，都是独当一面的重要文类。将两种性格不同的重要文类放在一起论述，并非“乱点鸳鸯谱”。小说与散文间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此后的论述中，将被不断提及。这里需要略加解释的是，为何先论“散文”，后及“小说”。对于20世纪的读者来说，小说的地位可能远在散文之上；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，“散文”作为中心文类所受到的重视，远非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小说所能比拟。更重要的是，追根溯源，“散文”趋于成熟在前，“小说”走出混沌在后；论述后起的文类，必然涉及其对于已有文类的依赖与背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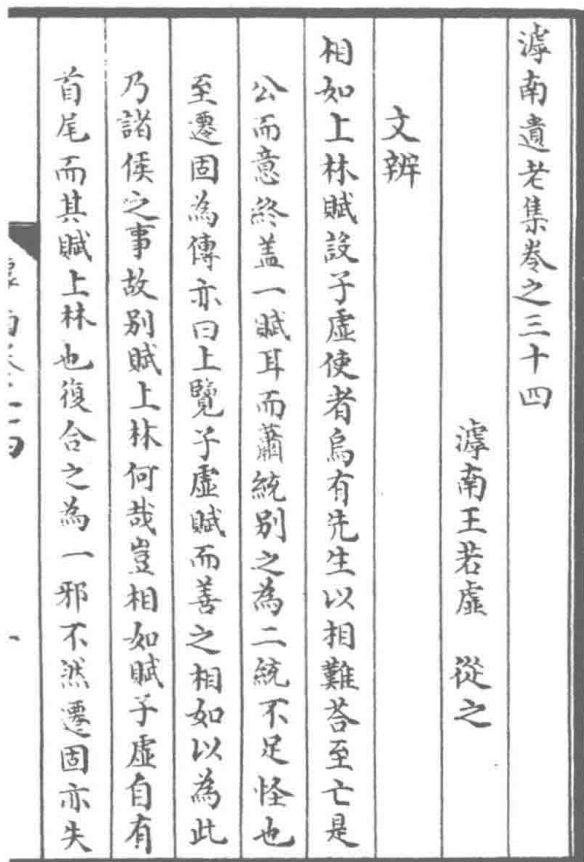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0-1 旧钞本《淳南遺老集》书影

一 关于“散文”

在中国，“散文”作为文类源远流长，而被正式命名，则是晚近的事情。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，形成某种张力，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。今人眼中的散文，大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：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相对应；与韵文相对应；与骈文相对应。这里由近及远，依次剥离，借此理解“散文”的历史命运。

所谓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，乃是“五四”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“文学概论”的成果。“五四”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文、打倒文言文开篇的，这里除了语言上的文白之争，还蕴涵着文类等级的变更，即“散文”由中心退居边缘。此前谈论文学，首先是文章，而后才是诗词；至于小说与戏曲，可有可无。此后则天翻地覆，小说、戏剧出尽风头，文章则相形见绌。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，不只影响当代创作，也涉及文学史建构。文学进化神话的引进，以及文类等级的调整，使得“五四”以后的文学史著焕然一新。像胡适那样断言宋元以下古文已经死亡——既被白话所取代，也被小说戏曲所超越的人，或许不太多；但论及宋元以下文学，学者们大都以词、曲、小说而不是文章为关注的重心。这一点，比较林传甲、谢无量所撰文学史与二三十年代以后的同类著述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尽管经过鲁迅、周作人等人的努力，杂感、随笔、小品、美文等终于进入文学殿堂，不过，在一般读者乃至作者眼中，散文仍是矮人一截。就连以散文名家的朱自清，也在其散文集《背影》的序

中称：“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，与诗、小说、戏剧，有高下之分。”依照其时被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，“散文”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，不如说是除诗歌、小说、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。称“文学领域”尚属客气，对于此类体式、风格、功能千差万别的“文章”，能否“算作纯艺术品”，时人心里普遍存在疑问。考虑到散文在中国的源远流长，在建构文类学时，学者们略为变通，于是有了皆大欢喜的“四分天下”说。“散文”总算四分天下得其一，避免了被剔出文学殿堂的厄运；只是昔日“文坛霸主”，如今沦落为“叨陪末座”。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立言载道、博取功名、祈求不朽的“文章”，经过这么一番功能限定及价值重估后，几乎已是脱胎换骨。

相对于诗歌或戏剧来，现代中国散文受传统的制约及恩惠更深更厚。虽然有过“桐城谬种，选学妖孽”等激进的口号，白话散文要获得成功，必须向古文学习，这种想法很快为大多数作家所默许。周作人的提倡晚明小品与鲁迅的表彰唐末杂文，取径自是不同，但在借古文改造白话散文这一点上，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中有言：“韩文起八代之衰，实集八代之成。”这话可移用来说明现代散文与古文的关系。

更何况，“古文”本就是“散文”。这里所说的“散文”，特指其与“骈文”相对立。最早在此意义上使用“散文”这一概念的，大概是宋人罗大经。《鹤林玉露》丙编卷二称：“山谷诗骚妙天下，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。”甲编卷二则引周必大语：“四六特拘对耳，其立意措辞，贵于浑融有味，与散文同。”这里提及“散文”，不只取其与“诗骚”相对，更强调其与骈文异途。不过，宋明两代文人，更愿意沿用韩、柳的术语，将此等长短错落、无韵律骈俪之拘

束、不讲求辞藻与用典的文章，称为“古文”。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，“散文”作为与“骈文”相对应的概念，方才屡被提及，如“六朝文无非骈体，但纵横升阖，一与散体文同”“散文可踏空，骈文必征实”等。^①

清代各家对六朝骈俪的评价天差地别，可以暂不涉及；文分骈散，且二者相对与相争，这点却基本没有异议。不只唐宋以下自觉与骈文相对抗的“古文”是“散文”，先秦两汉不曾着意讲求韵律与对偶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，也是“散文”。但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：秦汉之文乃骈散未明，故无意讲求；唐宋以下则是骈散已分，而刻意避免。骈散相依而又相克，晚清罗惇融曾借此勾勒两千年中国文章的发展脉络：

周秦逮于汉初，骈散不分之代也。西汉衍乎东汉，骈散角出之代也。魏晋历六朝而迄唐，骈文极盛之代也。古文挺起于中唐，策论靡然于赵宋，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。宋四六，骈文之余波也。元明二代，骈散并衰，而散力终胜于骈。明末逮乎国朝，散骈并兴，而骈势差强于散。^②

对骈散之争的功过得失，留待以下各章具体评述。倒是借骈散兴衰追溯文章源流的尝试，给后来者以启示：为“散文”作史，无论如何不该绕开作为对话者与挑战者的“骈文”。

^① 参阅孔广森《答朱沧湄书》、袁枚《胡稚威骈体文序》。

^② 罗惇融：《文学源流》，见舒芜等编选《中国近代文论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620页。



图 0-2 《国粹学报》第十六期载罗惇龢《文学源流》

至于在与“韵文”相对的意义谈论“散文”，则有点不今不古，缺乏明确的界定。“韵文”一般指的是押脚韵，而不是像骈文那样奇偶相生低昂互节、借抑扬顿挫来咏叹声情。如果将不押脚韵者定义为“散文”，那么古文中的铭赞辞赋必须排除；更重要的是，此文体将因包括小说、论著、地图解说以及数理化教科书等而变得漫无边际。以有韵、无韵为分类标准，约略等于古老的诗文之分，基本无视此后崛起的小说、戏曲等。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，即打破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。不必有意为文，更不必以文人自居，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。这一点，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：兼及文与学、骈与散、审美与实用。

理解中国散文史上一次次激动人心的论争，比如六朝的文笔之争、唐宋的古今之争、清人的骈散之争，以及近在眼前的文白之争，但拒绝站在一家一派的立场来取舍，更不愿意为了“正统”而摈弃许多同样充满魅力的“异端”——秦汉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固然令人神往，两汉辞赋与六朝骈俪同样无法割舍；韩、柳、欧、曾提倡古文的业绩值得评说，作为读书人博取功名敲门砖的八股也必须面对：一句话，只要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，本书都希望有所涉及。

二 关于“小说”

“散文”作为文类的外延与内涵，需要借助历史的叙述，方才能逐渐明晰起来。但“散文”所包含的各文体，古来却有相当精彩的辨析。作为文体论开山作的《文章流别志论》，以及第一部按文

体编纂的文学总集《昭明文选》，还有建立“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”研究体例的《文心雕龙》，都出现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。可想而知，“文章辨体”，在中国散文史上并非陌生的课题。诗文代变，“有沿古以为号，有随宜以立称，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，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”，就像近人黄侃所说的，切不可“为名实玄纽所惑”。可千百年来，致力于“推迹其本原，诊求其旨趣”者，大有人在。^①借用明人徐师曾的话，便是：

盖自秦汉而下，文愈盛；文愈盛，故类愈增；类愈增，故体愈众；体愈众，故辩当愈严。^②

经过一代代文论家不懈的努力，“文章”之“体”，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，大致是明晰而且确定的。

谈论“小说”，可就没有这种方便了。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文章辨体”，研究小说内部结构及体式者，未免显得过于薄弱。所谓“六经国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说也”^③，明人这一夸大其词的表述，其实正透出其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把握无能为力。明人中，对小说真有研究的兴趣与能力的，当属胡应麟。胡氏修正郑樵古今著述“足相紊乱”者有五的说法，强调“最易混淆者小说也”^④，确系甘苦之谈。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》关于小说的分类，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，可也只局限于文言系统，《水浒传》等章回小说则无

① 黄侃：《文心雕龙札记·颂赞第九》。

② 徐师曾：《文体明辨序说》。

③ 可一居士：《醒世恒言·序》。

④ 参阅郑樵《校讎略·编次之讹论》及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》。